

金娘子 将请留步

左叶蝶 著
ZUO YE DIE
WORKS



阴谋之下的一片真心，
一片真心设下的重重陷阱。
这场爱情游戏，不到最后
你怎么知道谁是赢家！



鬼马才女
左叶蝶
执笔爆笑爱情

都是假的……
传说
风流倜傥专一痴情，
传说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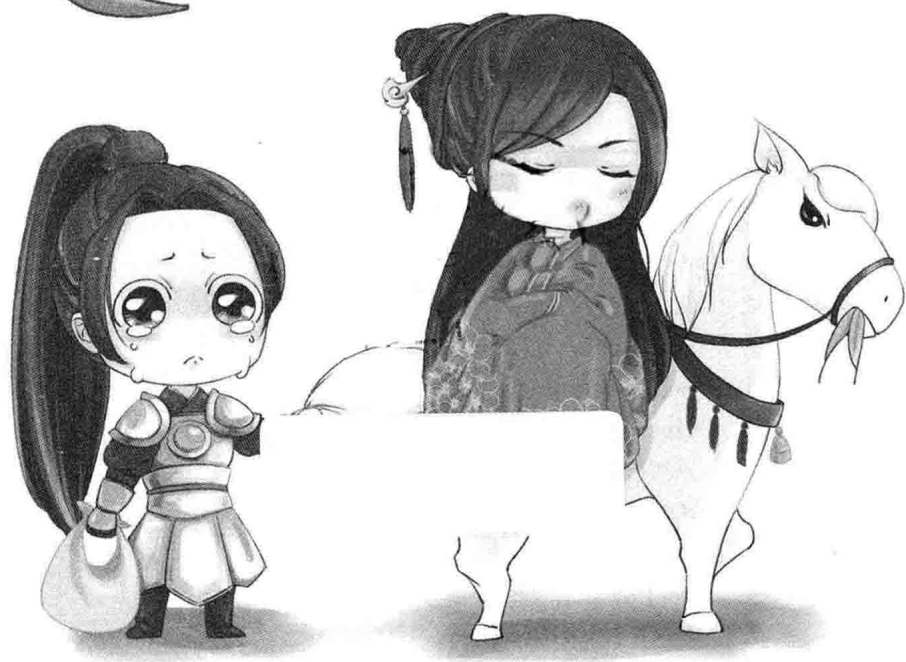
传说她
聪明高雅惹人疼惜，
传说她
是才高八斗翩翩公子，
传说他
有绝美容颜倾国倾城，
传说她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娘子请留步

左叶蝶 著
ZUO YE DIE
WOR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将军娘子请留步 / 左叶蝶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5

ISBN 978-7-5108-2997-0

I. ①将… II. ①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09558号

将军娘子请留步

作 者	左叶蝶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80毫米 16开
印 张	34
字 数	503千字
版 次	2014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2997-0
定 价	59.80元 (全二册)

楔子

离国盛传，最赚钱的职业，不是当尊贵皇族，不是当威武将军，而是从商。以物换财，再以财换物，重复循环，以财生财。

而在盛产丝绸的离国里，丝绸之商，又是商中之王。

西湖湖畔，被誉为离国的“丝绸帝城”。那里鸟语花香，青山碧水，如梦中仙境。更主要的是，西湖边的“黄金圈”里，常年住着不少丝绸世家。

他们时而合并宣传新丝绸样式，时而又大张旗鼓地互相叫板生意，甚至时而莫名有店铺消失倒闭。

百年前，曾盛行繁荣一代的月楼丝绸，在短短三十日间，从皇室御用丝绸店铺，成了偏远街头一间破旧的小店，其老板娘月楼氏大小姐更是不知去向。

而曾与其关系甚好的苏氏少爷与何氏少爷在同年内纷纷娶妻生子，这让传言变得更是扑朔迷离。

有人说，这是月楼的老板们赚够了钱，所以自动退隐江湖而已；又有人说，这是月楼串通了邻国池国王子，从而惹得离皇大怒；但是更多人则说，这是其他丝绸大商们眼红了，合伙将月楼这个眼中钉拔除。

但不管外界传言如何沸沸扬扬，西湖湖畔，依旧是平静美好，月楼的消失，好像对这里没有丝毫影响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渐渐另有丝绸大户苏氏代替了月楼的位置，它不仅成为离国皇室新宠，同时也成了离国与朝国丝绸生意的桥梁。

然而，西湖湖畔丝绸的传说却依旧没停止……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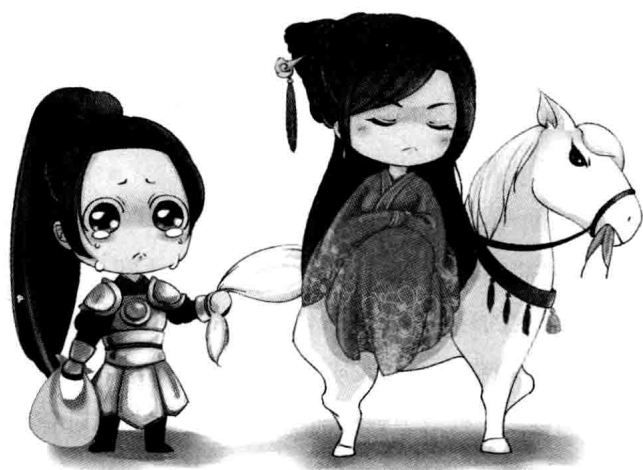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

001 /	楔子	
001 /	第一章	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
025 /	第二章	抽刀断水绢绫白 举杯消愁苏门愁
039 /	第三章	双兔迷离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
055 /	第四章	乌龙误进将军府 公主可识是旧人
069 /	第五章	临家皇子初来访 吾国有女初长成
083 /	第六章	凤袍霞帔鸳鸯袄 问卿可是梦中人
105 /	第七章	公主之子父成谜 将军莫忘故里人
123 /	第八章	柳条折尽花飞尽 故人归去可曾归
145 /	第九章	春如旧来人空瘦 将军可识旧时人
169 /	第十章	门外飞燕又南飞 离去故人可曾回
191 /	第十一章	付文王再出难题 平安披红远边疆
213 /	第十二章	边疆故事步步惊 小荷嘞夏两不清
229 /	第十三章	小荷又见旧乡人 梦里花落知多少
253 /	第十四章	军令滔天黄土扬 将军命丧凹凸谷

第一章

C h a p t e r



小荷才露尖尖角
早有蜻蜓立上头



（上）

002

绿柳堤岸，桃花朵朵，正午时分，艳阳高照。

西湖畔，一栋雅致别院伫立着，艳红的琉璃瓦，上有金凤坐头装饰，大大的“苏”字悬挂屋檐横栏正中，就连下方门框上，镂空的设计也是典雅至极——这是皇室御用的丝绸商苏氏宅邸。

门里，穿着花长袍的丁管家嫌弃地用手遮脸挡住刺眼的阳光，他弯着腰，踩着碎步，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看了门外一眼，正好一大男人急匆匆地路过，挥着袖擦脸，摔了他一头汗水。

丁管家的脸瞬间变得苍白，说话的声音跟着高了几度：“这什么死鬼男人，又臭又脏，竟然将这恶心玩意儿弄到人家脸上！天啊！我的皮肤！”丁管家不可思议地叫出声，他的身后，几个原本还昏昏欲睡的小家丁瞬间清醒过来。

小家丁一个个抱着胳膊看好戏般看着丁管家，丁管家很快就注意到了身后这些不含好意的视线。他气急败坏地跺着脚，恶狠狠地对着小家丁们吼着：“你们这几个天天吃饭不长脑子的东西！就知道打瞌睡，打瞌睡！还不快去干活！坐在这儿发什么闲呆！”丁管家都快被这群不长进的家伙给气出胃病来了！他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跷着兰花指紧紧捂着心口。他一脸痛惜地看着从地上连忙爬起逃跑的小家丁们，却没注意到，他的身后，一个猫着腰、穿着蓝绸银丝缂边比甲衣的身影，“嗖”的一声逃出苏家大门。

这身影是苏小荷，苏家唯一的女儿。

苏小荷就知道，大中午的时候，爹和哥哥在店里，娘要歇息，小家丁们会偷懒，丁管家会教训小家丁们。这时候，每个人都很忙，谁都没多余的心思管着她。



苏小荷坏坏一笑，深紫色头绳将秀发轻轻一束成髻，如白玉的手轻举着从爹爹桌上偷来的稀世骨扇，轻轻一晃，然后再昂头大步往街上一走，立刻吸引了众人目光。

虽然这些人，大多是芳龄妙曼女子；虽然这些人，大多喊她为“帅哥”，可苏小荷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。

身材一马平川不是她的错，生得貌美如花也不是她的错！若要真算她的问题，那可可能就是对于这一切误会的不解释、不澄清。

可老天明鉴，真的不是苏小荷不想解释她其实是女儿身的呀！只是她这高挑又平扁的身材，怎么能让他人信服？每每苏小荷解释，都引来众人诡异的笑容，这越描越黑的举动，让苏小荷是跳进西湖也洗不清。

想到此，苏小荷便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前面突然闪过一道窈窕的小身影，穿着嫩黄色的琉璃边衣裳，还没等苏小荷反应过来，两条纤细的胳膊一下子便挂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“小荷哥哥！”黄二丫甜腻腻地喊着苏小荷的名字，一股香粉的特殊气味扑面而来。

黄二丫天真地抬头看着苏小荷，她的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：“小荷哥哥，你今日出来，可是找我的？”黄二丫的笑容灿烂如花，苏小荷连忙倒吸一口气。

苏小荷只想着趁大中午出来溜达溜达，却忘了大中午正是“翠花楼”里生意最少的时候。

这时候，翠花楼里的黄妈妈正忙着帮累了一上午的姑娘们补妆换衣，无暇照顾女儿黄二丫，便放着她到处乱跑。

天啊！苏小荷只能在心里大声呐喊，她竟然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叫黄二丫的恼人丫头！这个见到她便不断喊着“小荷哥哥”，见到她便不断缠着不让她走、要带她回翠花楼的小丫头。

天地良心，苏小荷爱玩，可不爱去翠花楼那恐怖的地方啊！上次，她可是亲眼见到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被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边喊着“不带钱还敢来玩”边举着鞭子从里头赶出。她苏小荷身上也是没有钱的，她可不想也被这样



上

004

打出来！想到此，苏小荷又是下意识一个颤抖，她连忙躲开黄二丫就要盘上她腰的双腿，再一抖，黄二丫“扑通”一声从她身上掉下，摔到了地上。

黄二丫的一双葡萄眼里瞬间沁满泪水，她的表情跟着变得委屈无比。苏小荷呆愣在原地，忽然间就忘了该怎么安慰黄二丫。

黄二丫的双颊通红通红的：“小荷哥哥，你居然……”她轻咬着下嘴唇，一副娇嫩惹人怜的样子。苏小荷心里不忍，刚伸出手想将她拉起，却见树后突然出现另一只手，一下绕过黄二丫的肩头，一把将她抱起站好。

这动作流畅且利落，苏小荷惊讶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男生。

这脸真是好看，这是第一句反应到苏小荷脑子里的话。

一头墨发高高束起，俊美无比的脸上有着一双清亮好看的眸子，白皙的皮肤赛过女子，眉角飞入鬓间，浓密的剑眉给这张俊脸平添几分英气。这男生腰间还系一条金纹带，落下玉坠流苏，他嘴角轻轻勾起邪魅的笑容，放下黄二丫，一个箭步走到苏小荷的面前。

他一双墨玉色纯黑的丹凤眼直直盯着苏小荷，苏小荷被看得发蒙。来人再微微一向前，苏小荷甚至能在他这双眼里看见自己的倒影。

“美人在做什么？”来人笑着开口，稚嫩却好听的声音传进苏小荷的耳朵里，还没等她回答，这人便将一手撑过她的头顶，一手搭在她的身旁。

“欺负小女生？”他又问，声音透着一股莫名的威严。

苏小荷下意识地摇摇头，他好看的眸子跟着微微一眯：“不乖，要罚。”他道，脸上的笑容更大了。

苏小荷心里不由得一惊，双手竟然紧握溢出了一层汗。她紧张地看着面前越来越远的脸，她都可以数清男生浓密的睫毛，还能感觉到他鼻间呼出的热气……

男生突然抬起头，对着后面大喊：“丁管家，找到苏小荷了！”原本空荡的街道上，苏府丁管家突然带着众家丁窜出。

苏家大堂内，苏威氏正坐在正堂椅子上，一袭淡紫暗花金丝緃边长裙尾摇曳至地，上好丝绸罩衣上精致地绣着牡丹图案。苏威氏身后的侍女一下一下轻摇着蒲扇，跪在地上的苏小荷胆战心惊地低着脑袋。



苏威氏没有一丝想开口向苏小荷问话的意思，她一手拿着绢丝帕，一手拿着彩线，双手轻轻一捻，一提一拉，针线便一脚一脚细细地缠在丝帕上。

一会儿，繁杂的绣花又完成了一朵。过了许久，苏威氏终是累了，才放下手上的帕子。左边的侍女便弯着腰小心地双手接过，右边的侍女连忙递来一杯茶，苏威氏只是看了一眼这茶，并没有接过。

苏威氏轻轻挪了挪身，微微蹙了蹙眉：“这茶水是今晨收的荷叶露水吗？”她问道，端着茶杯的侍女连忙将茶又拿下。

跪在大堂中央的苏小荷双腿有些发麻了，她微微挪动了下身子，试图将全身的力量从快要僵掉的右腿转移到左腿上，岂料苏威氏又是一声轻咳，吓得苏小荷连忙再次跪正。

许久，苏威氏终于发话了：“好了，你起来吧。”

苏小荷连忙站起身抬起脑袋，岂料前面的苏威氏正一脸严厉地看着她，一旁端着茶，正准备站起的侍女也错愕地望着她。苏威氏咬牙厉声低吼：“苏小荷，我什么时候叫你起来了？”

大堂的气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里，苏小荷吓得赶紧又跪下，苏威氏僵硬着脸死死盯着她，许久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到处乱跑，惹是生非，苏小荷，你真是越大越没规矩了。”苏威氏气得脸都泛白了，她狠狠一拍桌子，吓得苏小荷一哆嗦，更是一动不敢动。

大堂内再次一片寂静，苏威氏的眼神似乎就要把苏小荷的脑袋看穿一个洞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等苏小荷脖子都酸到没知觉时，她这才悠悠开口：“以后跟着先生，在学堂不比家里，你可要懂事乖巧些。”她将手中的丝帕轻轻放下，苏小荷瞪圆了眼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

而下一秒，不知从何处蹦出来的丁管家一把将她抱起，扭着腰，狠心地将她丢出大门。还没等苏小荷开口，苏家大门便如风一般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震下一层灰尘。

苏小荷目瞪口呆地看着苏家大门，上面铜狮环随着大门关上而震动，摇着晃花了她的眼。她还惊讶地张着嘴，僵硬地扭过头，目光像要杀人般看着身后笑得一脸意味不明的男生——这个莫名在她和黄二丫纠缠时出现的家伙，又莫名大



叫把她出卖给丁管家带回家的家伙，而现在又莫名把她带去什么鬼学堂的家伙。

男生似乎看出了苏小荷的心思，嘴角轻轻一勾，微微一笑，淡淡开口：“在下余杭西湖何氏，何尔翎。”他眉眼一弯，是说不出的好看。“先生命我来接你去学堂。”他又接道，顿了顿，突然回头盯着苏小荷。

明媚的阳光透着树叶缝隙点点洒下，映得何尔翎的额头上是一片光影错落。苏小荷看得有点发愣，何尔翎忽地又是一笑，这笑容是说不出的邪恶，生生将这美景气氛打破得丝毫不剩：“苏小荷，以后我可就喊你苏师弟了。”他嘴角一扯，苏小荷一愣，想问什么还没问出口，他便又回头继续自言自语地往前走，“这师弟就是长得嫩啊，这皮肤，这样貌，可生生长得是我的菜啊……”

学堂师傅姓唐名齐，年约花甲，蓄着白花长胡，俨然一副老学者的样子。他望了苏小荷好一会儿，然后摸了摸胡子，不言语地往里院走去。苏小荷连忙跟着走进去，才发现这里的学童们，都是非富即贵之人——朝中胡丞相之子正捧着书摇头晃脑地背着，他一旁坐着的女孩儿是城内最大客栈的千金，还有侍书大人的双胞胎子女正拉着京城名唱之子在说些什么。

这学堂倒是有趣。

苏小荷心想着，刚想挑个角落的位置溜过去，不料却被一双大手拖起硬生生地拉到了第二排的位置。苏小荷眨巴眨巴眼看着拖着自己的唐老先生，咽了咽口水。

唐老先生又瞟了她两眼：“苏小荷你可得好好学了。”唐老先生道，“你家与我家是世代恶交，简称世交，你要不学好，你爹爹可得笑话我管不好他家闺女。”唐老先生说得咬牙切齿，窗外一立在树枝上的鸟儿跟着突然坠落在地。苏小荷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，直直觉得自己接下来的日子是真真儿不好过。

果然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先生便派侍从们一一下到各个屋子叫大家起床晨练。苏小荷眯着眼睛让侍女帮她穿衣，另一边，同屋的侍书大人之女上官清流已然穿好衣裳，正举着香粉轻轻往身上抹。苏小荷将脑袋往上官清流那儿一凑，只觉得香粉味道不错，清香而不腻。她满意地又狠狠吸了一口气，香



粉很不客气地往她鼻里一钻。

苏小荷突然觉得鼻子一痒，一个没忍住：“阿嚏！”

苏小荷舒服地吸了吸鼻子，上官清流的满盒香粉却被吹散得不成样。上官清流这上好的香粉就这般成了苏小荷早上起床的陪葬品，她漂亮的脸蛋立刻涨成一朵鲜红灿烂的花：“苏小荷！”温柔如上官清流，竟然也能如此有失身份，大叫失色，苏小荷尴尬地朝她笑了笑。

上官清流其实并没有因这盒香粉而真生苏小荷的气，只是她实在是不想在早上这个脑疼的时间段和苏小荷说话。这个时间段的苏小荷情商相对较低，不如说是智商直接到达零点。打翻她的香粉事小，把她要洗脸用的玫瑰花瓣泡水当花茶喝了也事小，把她换下的肚兜当毛巾擦手了还事小，可把她头一晚熬夜写完的功课当成草纸用了可真真是事儿大啊！无奈上官清流怎么说破嘴，先生都不相信这个无厘头的“借口”，更可恨的是苏小荷这个神游中的罪魁祸首竟然完全不知情！

苏小荷的智商在每日清晨自动归零，正如这进学堂的第五天清晨，在众人都咬牙晨练之时，她闭着双眼，左手捞桃，右手捧梨，翘臀一撅，一屁股直接将站在身后的唐老先生推坐在地。唐老生意料之外地没有大发脾气，只是单手一拎，直接拽着她往学堂门口一丢——顶着一碗水扎马步两时辰，不许洒出一滴水。

苏小荷眨巴眨巴眼，顶着水可怜兮兮地看着院里晨练的其他人。上官清流不忍心地叹了口气，趁着唐老先生不注意，悄悄溜过来，拿出手绢细细地帮她擦了擦额头的汗。

苏小荷感动地撇撇嘴：“上官清流你是个好姑娘。”她抿着嘴，讨好地看着上官清流，上官清流却懒得去看她的脸。

上官清流将手绢往苏小荷怀里一塞：“苏小荷，这手绢你得帮我洗了。”上官清流挑挑眉。

苏小荷立刻把嘴撇得更弯了：“上官清流我要收回刚刚的话。”

上官清流莞尔一笑：“已经晚了。”她眯着眼，拍拍手，“饿了吗？”她又问道。此时太阳刚好升起，晨练的学童们已经散去，厨房里备好了香喷喷



上

008

的米粥，苏小荷的肚子很应景地“咕咕”一叫，上官清流好看的秀眉立刻弯成一个弧度。

“看来是饿了。”上官清流笑着说，苏小荷的眼里立刻冒出光芒。

“清流你能帮我端来一小碗米粥吗？再加点老先生特制的腌菜和脆茄子，我不喜欢咸豆子，所以那玩意儿可以不用加了。”苏小荷说得满心欢喜，上官清流抱着胳膊点点头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上官清流道，“我喝米粥，你——”她顿了顿，举起秀指，划过众人围着的小米粥，指到一旁无人问津的冷馒头，“苏小荷，我不觉得以你现在的姿势可以吃得成米粥。”

“但是上官清流你可以喂我呀。”苏小荷依旧不放弃地争取，上官清流双眼一眯。

“苏小荷你觉得可能吗？”上官清流说着就要走，苏小荷连忙叫住她。

“上官清流我觉得天天喝米粥有些腻了，可以请你帮我拿一个馒头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但是苏小荷你欠我一个人情。”上官清流笑得顾盼生辉。

苏小荷憨憨一笑：“我今晚就把前天那条不小心用来擦脏手的你的肚兜洗了。”

上官清流双眸一沉：“苏小荷我觉得你做不到。”

“好吧，”苏小荷咬咬牙，“那我发誓，以后每日起来再也不神游，再也不坑你。”

还没等苏小荷说完，上官清流便急忙打断她的话：“肚兜被我收在床底下，你什么时候帮我洗？”

在众人的心里，上官清流一贯是高贵贤淑、典雅精致的，微笑从不露齿，走路从不扭臀，就连吃饭时碗筷相碰，也是从不发出丁点声音的。

而在苏小荷的心里，上官清流是记仇的、计较的、坏心的。就比如现在，在她苏小荷如此落难时，这上官清流硬是冒着被唐老先生发现的风险，也拼了命要在满满一笼馒头中挑出最下面的、最冷、最小、最硬的那个，然后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，塞进她苏小荷的手里。

苏小荷咬牙切齿地看着上官清流的背影：“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！”



她将馒头捏紧，朝着上官清流走远的方向狠狠一丢，馒头划着好看的弧度，完美地落了下去，原本围着桌子站成一个圈的学童们突然散开，苏小荷瞪大了眼睛，胆战心惊地看着朝她走来的微笑的男孩……

他笑得可真帅！

苏小荷默默地想，一双凤眼顾盼生辉，薄唇微抿上扬。这一切都是完美的，除了他的右手端着一碗刚盛好的米粥，上面还有一个可爱的馒头。

何尔翎莞尔一笑，指了指碗里的馒头：“好师弟，我能认为这是你送给我的早晨见面礼吗？”他晃了晃手，苏小荷咽了咽口水。

何尔翎倒也不恼，他将手中的碗放下，又走到苏小荷的面前：“好师弟，碗顶着累吗？”声音柔柔的，苏小荷连忙眨巴眼睛表示很累，何尔翎心疼地抿抿嘴，伸手将碗从她脑袋上取下：“现在可是舒服了点？”

“舒服多了！”苏小荷大咧咧地回答。

何尔翎轻叹了口气：“好师弟，你可还想再顶着碗了？”

“当然不！”苏小荷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

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立刻跳上何尔翎的脸，还没等苏小荷看清又瞬间消逝。初升的阳光明媚灿烂，洒在男生浅蓝色的长袍上煞是好看，苏小荷想她这辈子定不会忘记这个绝美的场景，男生轻甩着被白色发绳束起的头发，落在额前的两缕跟着轻轻跳跃，他唇边的微笑如同阳光般温暖，高举的纤长手指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色，接着一句高声从他嘴里蹦出：“先生！苏小荷偷懒了！并且还说不想再受罚了！”

苏小荷这次被罚顶碗三个时辰，头顶阳光正烈，看守大人何尔翎嗑着瓜子，泡着浓茶，仰着脖子优哉游哉地倒在躺椅上。苏小荷满心怨恨地瞪着树荫下的他，只觉得脚已经酸得没了知觉，脑子正渐渐发蒙，接着她两眼一黑，脖子跟着一歪，眼看着头顶的碗就要摔下去，何尔翎猛地从椅子上跳起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她后面，一手抓住她头顶摇摇欲坠的碗：“好师弟，你可是站累了？”何尔翎的声音又是柔柔的，不过这次，苏小荷可不敢乱回答。

“好师弟，你可还想再顶碗？”他又问，苏小荷依旧不回答。

“好师弟，你确定你不说话了？”他挑挑眉，苏小荷还是不语。



上

010

“好吧。”何尔翎叹了口气，“好师弟，你的腰可真细啊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苏小荷的视线终于从头顶慢慢转下，只见他一只胳膊正紧紧箍着自己的纤腰，苏小荷双颊跟着一红，连忙甩开他的束缚。

何尔翎说是要赔偿苏小荷，好歹是他的恶作剧让苏小荷又多顶了三个时辰的碗，所以他打算带苏小荷实行一次“偷跑”计划。

何尔翎晃着脑袋，一脸兴奋：“午时阳光最甚，也是唐老先生规定的午休时间，这时不单单唐老先生要小憩，学童们与侍从侍女们也规定要休息以便下午更好地学诗，所以这个时间，咱们要是偷偷溜出去玩会儿，定是没人会知道的。”他说得激动，苏小荷却不以为然。

苏小荷脸上是难得的淡定：“你确定我们不会被先生发现？你确定不是故意坑我？”苏小荷挑挑眉，她对这何尔翎一直就没好印象，从认识开始，第一次何尔翎就把她骗回苏府被娘骂一通后给赶到私塾，第二次则又挖好陷阱给她跳被唐老先生再罚顶碗三个时辰，这次不会还是要她开心吧？

苏小荷沉默不语，何尔翎像是看透了她的想法：“师弟，好师弟，你放心，这次师哥绝对不坑你。”他诚恳地说道。

苏小荷挑挑眉，半信半疑：“你确定？”

何尔翎连忙站立举手：“我发誓！”

苏小荷撇撇嘴：“那这计划叫‘偷溜’就好，为何叫‘偷跑’？”

岂料何尔翎脸色微微一变，尴尬地一笑：“这个，嘿嘿，没什么的，师弟别多想。”

是吗？苏小荷挑挑眉，心里莫名升起一股不安。

然而就在半个时辰之后，苏小荷终于懂了这计划为何叫“偷跑”而非“偷溜”。

那时候，她正一手拿着刚出蒸笼的糍粑，一手握着树上摘下的李子，而何尔翎一手勾着她的肩膀，一手拿着一串糖葫芦，接着唐老先生怒气冲冲地突然出现在巷子的另一头，再接着苏小荷呆愣在原地脚下怎么也挪不动步，再接着她只感到嘴里突然多了什么东西，身边突然多了一阵旋风，等她彻底反应过来时，她已经被唐老先生拽着领子往学堂里拖，她的嘴里不知何时叼着一根糖



葫芦，而糖葫芦的真正主人则不知去向。

所以，“偷跑”计划的真正含义，是背着先生“偷偷”溜出去，然后在被先生发现时，迅速“逃跑”，撤离现场。而苏小荷只领会了“偷”的意思，忽略了“跑”的意思——所以现在大半夜，苏小荷一个人在月光袅袅之下，唉声叹气地举着斧头，狠狠劈向满地的木柴。

“好师弟，真是对不起了，师哥欠你一个人情。”何尔翎如幽灵般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，满脸怨念地说着话。

苏小荷被他吓了一跳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：“不要说对不起，黄鼠狼给鸡拜年。”

何尔翎脸上的怨念更深了：“好师弟不要不相信我，我是真心道歉的，要不，我替你把柴砍了？”苏小荷气愤地扭过头，“不要！”她大喊，下一秒，又是感到身后一阵旋风飘过，她连忙回头，只见白色的身影冲向远方。

“苏师弟真是好师弟，这么替师哥着想，不会是喜欢师哥我吧？没关系，师哥会给你优先插队，把你算成第一号追求者。师哥我先去睡觉了，好师弟加油！”何尔翎的声音随着身影渐远而越来越小，苏小荷的嘴巴越张越大，心里瞬间如喝米粥喝到了苍蝇般难受。

在这一刻，她突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惹谁都不要惹唐老先生，信谁都不要信何尔翎。

苏小荷自知是斗不过何尔翎的，她便选择装作与何尔翎不认识，岂料何尔翎却丝毫不顾她的脸色，依旧时不时窜在她的身边，笑嘻嘻地勾着她的胳膊：“好师弟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师哥我错了。”何尔翎嬉皮笑脸的，苏小荷狠狠地甩开他的手。

站在学堂门口的上官清流看到了这一切。深夜灭烛后，上官清流趴在床上，问着对面铺上的苏小荷：“你和何尔翎很熟吗？”

苏小荷翻过身，挑挑眉：“当然不熟。”

“是吗？”上官清流突然沉默了下来，随即又张了张嘴，“何尔翎是不曾纠缠人的，他莫非是对你上心了？”



“对我上心了？”苏小荷一愣，差点从床上滚下来，“你说何尔翎对我上心了？上官清流你别吓我啊！”

次日清晨，学堂门外，清风吹过一片柳叶纷飞，柳絮儿随着风飘荡在空中，夹杂着粉色的小花儿落满地面。少女紧握着双手，将一张纸往面前少年胸前一拍，少年连忙拿起，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——君子协议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何尔翎挑眉问。

苏小荷撇撇嘴，“君子三条协议！”声音很大，像是为自己鼓气。

何尔翎没吭声，扫了一眼纸上内容：“这是什么协议？”

“不想和你多接触的协议。”苏小荷道，何尔翎不解地摇摇头。

气氛一下子沉默了下来，苏小荷低头不语，何尔翎还是满心的问号，直到面前的她突然抬起头，一副上刑场般异常坚定的样子，大声开口：“何尔翎你是不是喜欢我？”她一鼓作气地问出口。

何尔翎惊讶地连连后退，他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双颊跟着通红，接着一把紧紧地抱住苏小荷：“好师弟！你终于开窍了！”

何尔翎的思维是苏小荷所不能理解的，何尔翎的行为是苏小荷所不能苟同的，虽然学堂里的其他学童对他的评价，都是温柔体贴、博学有才、冷静理智。

苏小荷认为，何尔翎是她的灾难，而且还是那种无法解决也无法逃避的灾难，所以她一狠心一闭眼，想着大不了就是要命一条的事，不料等她睁开眼，她的小命竟然没丢，只是大命处在生死边缘摇摇欲坠——先生竟然把她的座位调到了何尔翎的后面！美其名曰“向师哥好好学习”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苏小荷心里蔓延开来。果然第二天，苏小荷便真真切切地应验了自己的预感。

唐老先生头一晚要求背《绝句》她没背熟，而现在，竟然面临着要默写的危险！

危险面前，从容不惧，这对于一直闯祸的苏小荷而言，向来是强项。正如现在，握着毛笔，瞪着白纸，无从下手的苏小荷竟然再一次神游窗外。西湖畔莺飞草长，琉璃瓦屋上还带着前两日雨夜冲刷下的痕迹，青石板路上，一旁